

# 浅析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中的民俗<sup>\*</sup>

周双喜

(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蒙古语言文学系,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)

〔摘要〕“说唱”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化中,是一种表演的方式,也是一种文体。说唱对于蒙古人说,承载着文化的内涵和生存哲学方式。说唱文学形式有着自己的发展方式,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,说唱文学也有着其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,更凝结着世世代代的蒙古族劳动人民的结晶。说唱文学有自己的体系,这个系统体系中包含着诸多的文化因素。文学源于文化,是文化的一部分,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。本民族的地域、人文和说唱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它们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,从而向前发展。在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中的民俗事项就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
〔关键词〕科尔沁;蒙古说唱文学;蒙古民俗

〔中图分类号〕I207.7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1671-0215(2015)02-0014-04

## 一、科尔沁说唱文学

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有着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历史的继承性。“说唱”这种文学艺术形式包括其说——语言,唱——音乐,合起来就具有了表演的性质。因而,语言性、音乐性和表演性是其三大鲜明的独特形式。笔者从这三个角度入手,将说唱文学独特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加以分析,试图寻找出这种文学形式独有的审美文化内涵。

第一,蒙古族是高原民族,同时也是马背上的民族,它有着游牧的生活形态。因而这种地域文化传统造就了蒙古族说唱文学“尚武”的审美文化意识,这种意识一方面继承了科尔沁民族尚武的历史传统,科尔沁民族骁勇善战,勇猛无敌,有着其信仰的强烈的英雄注意精神;另一方面也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性。“科尔沁”的原始意义指的是佩戴箭筒的武士。历史上,科尔沁民族曾造就了不朽的辉煌和历史奇迹,他们是马背上的战士,为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建立取得了不朽的功绩。历史上的科尔沁部落是蒙古汗国赫赫有名的神箭手,其祖先就是哈布图哈萨尔。根据《蒙古秘史》记载,哈布图哈萨尔被形容为“顿餐三岁牛”的“蟒古斯”(蒙古语恶魔)<sup>〔1〕</sup>式的人物。历史上,出现过叱咤风云的“把阿秃儿”(勇士),

一直延续到清代名将僧格林沁。另外还有被人们熟知的英雄人物嘎达梅林、陶克陶呼,这两位人物都是蒙古族民歌所歌颂的人物。上述这些人,都是科尔沁蒙古族人。蒙古族说唱文学这种形式具有其历史的继承性,也有时代的共性,表现出其审美文化内涵,与蒙古族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。这种继承性就成为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,因而外在表现便也具有了独特的形式。

第二,蒙古族有其自身的语言,从深层次来说,他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。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,蒙古族的说唱形式还采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,这又是其一大特色。内蒙古历来与“大草原”这个词汇相联系,而科尔沁草原同时又和内地相连,这就自然而然地使这个民族与汉民族有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。这种密切的联系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这个时候的蒙古族人开始过与汉民族一样的生活,开始定居种植作物。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的局面就形成了。蒙古族的文化艺术、生活习俗、审美趣味开始发生变化,逐渐受到汉族的影响,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族的语言形式。汉语词汇与蒙古族词汇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方言形式。民间胡尔奇们说唱汉族文学故事中,不可避免地运

<sup>\*</sup>〔基金项目〕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: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”研究成果之一。

〔作者简介〕周双喜,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讲师,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、宗教民俗学。

用汉语词汇,这种区别于其他蒙古族的音乐风格由此形成。

## 二、科尔沁说唱文学中的民俗

民俗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,人类是文化发源和创造的主体,有人才会出现文明,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,人类不是独处的生物,必须要聚居在一起生活,共同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在做事情和生活方面就有了相同的习性。这些相同的习性在长期的生活时间中也就形成了民俗。“民俗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类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,也就是文明,就其不约而同遵守的习惯,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,都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。人类在一起生活生存,由于有语言的存在,即有了思想和行为的发展,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了特有的形式,这种形式经过很多人的传播和发展,就有了固定的模式,这种模式就是民俗的初步形成雏形。”<sup>[2]</sup>民俗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方式,并不是孤立存在的,离开了人类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,民俗便不会形成。因而,这是一种“共同的做法”、“生活的一种方式”,这既是行为的模式化,又是思想与心理的模式化。语言是抽象的,同时也是人类所特有的,她不会脱离人而存在,它是流动着的,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和媒介。人类要沟通,就要有沟通的媒介,比如说语言和说话,就是人类用来沟通的一种媒介和方式。说话就是沟通,就是交流,就是形成文化的方式之一。同样,说话是人类所特有的特点是大自然赋予身体的能力,这种能力作为工具,构成了精神文化的一部分。“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,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,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”<sup>[3]</sup>。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,这些灿烂的文化以蒙古族的地理优势和自然环境为基础,这种情况下,造就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以及文化成果。西部的这些文学作品中,都带有十分浓郁的特色,并深深地扎根在地方之中。这些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,是绚丽的奇葩。中国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其自己的特色文化,如东部地区用短调合唱的民歌,西部地区的长调悠长,还有篇幅不一长短各有特色的叙事诗歌,胡仁乌力格尔等等多彩多姿的绚烂文化。都有强烈的民族色彩。这些文学形式受到蒙古族人们的喜爱,同时也影响着蒙古族人民。在文学的发展变化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,就是经济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的关系,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,有时落后有时超前于经济的发展。蒙古族地区的经济在全国看来是相对落后的,但唯独这些说唱形式发展迅速,风格

多样,而这说明民间文学在蒙古族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民间文学领域如长篇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、《嘎达梅林》等等具有很好的艺术价值,其艺术境界表现在史诗的各个方面,语言、韵律、思想境界等。诗化的语言充满着无穷的智慧结晶,字里行间也充满了理性的哲理思考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丰富多彩的蒙古族生活,以这种形式得到了完美的展现,同时也再现了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蒙古族生活。这也于蒙古族民族密切相关。下面就从民俗、艺人、观众这几个角度分析说唱文学的存在方式。

“民俗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特点。首先表现在民俗的归属性,民俗的形成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人创造出来的,而是在潜移默化的生活中共同形成的。民俗的形成并不是有意而为之,但民俗的形成却是必然的。即使是少数由个人创造或者是发起,但同样也得经过大多数人的反复实践,并且由集体共同承认,才具有民俗的意义。第二,民俗的存在并不是个人行为,它有自己的受众群体,这种群体一般具有共同的生活习性,有着共性和一般性。第三,民俗在时空的存在和传播中也具有其它文学方式存在的特点,比如说民俗具有历史传承性,也具有地域的蔓延性和传播性。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民俗,也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的。综上所述,民俗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,不是单独形式而是类型模式,不是狭隘而是时空扩展的。综以上这些特点,民俗与其他文化形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和差异,它具有长期的历史性,因而不是流行的短期的特定的,它有着其自身的历史积淀性。”<sup>[4]</sup>说唱文学是基于口头传播的文学方式,它深深植根于民间,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,作为蒙古族人们喜爱的口头文学而保存下来。社会的发展决定着说唱文学的发展,说唱文学也以自身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说唱文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沉淀和记录,其语言有着历史的继承性也有着时代的变迁性。

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多种多样的方式,其中民俗是最为广泛的文化遗产。“详细来说,民俗的传承文化性具有这样几个特点,一是历史的继承性和传承性,世世代代的传播和承袭,它影响着当下的生活也继续在之后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影响,这是十分重要的事象。二是民俗是形成多种多样的类型的事象。三是民俗具有稳定性,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形式事象。四是民俗在人类的精神上和行为上都有表现,是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事象。五是反复性和深层性,民俗是文化表现的方式,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,是一种文化事象。”<sup>[5]</sup>民俗的形

式和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民俗学这个学术名词,最早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提出,“在汤姆斯的理论中,他的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,同时也是民俗的三个含义:其一,民俗在普通的劳动人民中流传深广,具有传统的文化性质,它的内容丰富多彩。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信仰、生活风俗、礼仪仪式、歌词曲调、俗语谚语。其二,在西方文化中,都有关于民俗的各种各样的解释,对民俗的内涵也做了各有千秋的见解。当然也存在争议,有的观点认为,民俗是旧有的、是上代人的遗风遗俗;有的观点认为,民俗是宗教的退化,是一种信仰;还有的认为民俗就是民间流传的故事,或者是大众文学、大众文化。在其内涵的包涵上,都是在汤姆斯的范围之内,并没有超出其范围。”<sup>[6]</sup>。而我们所熟知的民俗学有“民俗”和“民俗学”两种含义。

风俗、民风是汉语词汇里民俗的含义。在《礼记·王制》中说:“天子五年一巡守,命太师陈诗,以观民风”<sup>[7]1327</sup>。东汉时期风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,而到了孔子时期的“兴观群怨”说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。郑玄注释曰:“观”字作注释说:“观风俗之盛衰”。而在现代,民俗则指的是: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有着民间的风俗习惯,在民间生活中长期蕴藉<sup>[7]2525</sup>。民俗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长期沉积。

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蒙古族作家尹湛纳西才较早地开始使用“民俗”这个概念名词。他在《青史演义》中论述蒙古各地的丧葬习俗时说:“各个地方的丧葬风俗存在很大的差异,水葬、火葬、土葬、天葬、陪葬等等。”<sup>[8]</sup>虽然方式不同,但对逝者的悼念以及安顿的心情是一样的,无论是哪种方式,这些都是用来表达悼念和尊重的一种方式。在这本书中,有一篇关于西藏天葬的风俗习惯,他讲到:“有一种吃人的巨鸟,这中巨鸟是宗教的挚手,人死了以后被这种巨鸟吃掉便得以洗清生前的种种罪恶,死者的灵魂便得到很好的归宿;但如果一个人的尸体不会被这种巨鸟吃掉,那就说明这个人生前恶贯满盈,人们便会让雨水冲刷尸体,大做法场,然后再让巨鸟吃掉。”<sup>[9]75</sup>同样这也是出于为逝世者着想,这就是民俗文化不同之处。

《青史演义》这本书还具有“民俗志”的价值意义,因为在这本书中,作者尹湛纳西记载了近五十多个海外民族的风俗习惯。<sup>[9]77</sup>出自罗卜桑却丹的《蒙古风俗鉴》成书于1918年,这是蒙古族文学中第一部专门研究民俗的专著。全是体大虑周,被称为古

代内蒙古社会民俗学的“百科全书”,这本书也是内蒙古民俗学初步形成的标志。全书一共十卷六十章内容,涉及到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天文、地理、文学、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其建树。而后,《蒙古族风俗鉴》上记载,罗卜桑却丹多次游历蒙古族各个地方系统地进行考察,还曾两次东渡日本,这都为其书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书在民俗学上有很大的贡献,现代民俗学的分类以此为根据包括了物质的、社会的、精神的、语言的四个方面,民间的歌谣谚语也有记载。“世人要想知道自己的部落之习俗和人之风情,必须对他们的歌谣加以研究,才能知道他们的习性”<sup>[10]</sup>。可见作者本人很重视歌谣的重要性。《丙寅刊》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的的第一本资料刊物。其书在1927年由布和贺希格和内蒙古文学会共同创办,旨在对蒙古族的生活、历史地理、各盟旗沿革概况等方面进行介绍和梳理。同时,此刊还收集了大量的民俗形式,从民歌谚语到礼祝赞词,从笑话谜语到故事传说,资料详实具有可靠性。其中此刊还专门在一期收录了四十二首民歌,这些民歌都被编辑注明了出处和流传的地区。专著的出现和资料的成熟,都表明蒙古族民族学作为一种学问已经形成,并且备受关注。

从总体上来看,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:一、经济民俗,也就是物质性,他是以生产、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表现;二、社会民俗,以家族关系为基础,涉及到宗教,民间的职业集团和社会组织;三、信仰民俗,这是精神形质上的,他以宗教、巫术、占卜、禁忌等为主要内;四、语言民俗,主要之民间文学的传播形式,即口头传播以及民间的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游艺等。这四个部分相互逐渐紧密联系,交织发展。无论是谁,只要研究蒙古族说唱文学形式,必然会涉及到上述四点。研究民俗所立足的角度可以从这里发展,同样,这些同样也可以成为研究民俗的重要内容。

蒙古族人民骨子里具有能歌善舞的天赋,草原的广阔和美丽也给这个民族增添了诗意的源泉,同时蓝天白云下广袤的草原,又成为天然的大舞台,这个诗意的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着。因而,民歌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我们要研究的对象。蒙古族民歌流传广泛,不仅形式多样,而且数量繁多。民歌的内容也不单单只是生活生产的方式以及生活习惯,也传达了一种生命的智慧,这种智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。蒙古族人民对马有独特的情感,马不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更成为了蒙古族人民的一种象征。马的形象

意义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是神圣而伟大的。谚语里说“歌是翅膀,马是伴侣”。游牧的生活方式使马成为了蒙古族人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,与生活之密切关系更是不可分割。在民歌中,马的颜色也成为了牧民托物言志的意象,诸如《黄膘走马》、《玉顶马》、《黑色海骆马》、《貉皮枣骆马》。我们来看:如《黄膘走马》:

细腰的黄膘马走步快,  
腾起的尘埃遮住阳光。  
暴烈的黄膘马走步快,  
腾起的尘埃遮挡住天光。<sup>〔1〕</sup>

另一首《圆脊梁的貉皮马》:

一听到你的嘶鸣,  
就辨出是我貉皮马的声音;  
一看到你行走的身形,  
就认出是我。

再如《心爱的云青马》:

我心爱的云青马,  
有着腾云的灵性。  
在辽阔的内蒙古,  
有着美好的名声。

马被歌颂是名至实归的,而这种歌颂马的歌谣更是不可胜数。历史上,马为其领域的开拓和抵御外敌立下了赫赫战功,马以其灵性又与人民精神相同。生活中,马就是希望的象征,生产生活离不开马,马成为了蒙古族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,对马的情感已经融入到蒙古族人民的心里。

蒙古族中有各习俗,那就是方位之尊卑,西隅和北首被蒙古族人民视为金位。表现在生活中,除主人以外的人是不能坐此位置的。迎接客人的也是左侧开门,到屋后坐在左面为尊。子女和晚辈更得遵守这个习俗。这种习俗被民歌演化,以“西”为开头的歌谣便由之而起。如《西岗》、《西河的柳条》、《西面的泉水》、《朱色》、《达古拉》、《西杭盖》等。请看巴彦淖尔民歌《枝叶茂盛的檀树》:

西山的山坡上,  
有猛虎般的宝贝,  
毛色斑斓的骏马,

四只蹄子是宝贝。  
像西泉的水一样清亮,  
美酒散发着桔子的清香。  
为了送朱色姑娘出嫁,  
大家围圈儿坐,举杯歌唱!

民歌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内涵得到了广泛的流传。民俗在语言的载体上记录着生活的风俗习惯。语言同时成为了记录风俗习惯的重要的工具,被称为“活化石”。说唱的民俗在继承蒙古族文化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,蒙古族的民俗在说唱的文学形式中得以传承和发展,同时,说唱的文学形式在民俗的发展变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。

#### 〔参考文献〕

- 〔1〕 道润梯步. 蒙古秘史〔M〕.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78:191.
- 〔2〕 钟敬文. 民俗学概论〔M〕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6:48.
- 〔3〕 马林诺夫斯基. 文化论〔M〕. 北京: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7:6—7.
- 〔4〕 钟敬文. 新的历程〔M〕. 北京: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7:395.
- 〔5〕 乌丙安. 中国民俗学〔M〕. 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85:7.
- 〔6〕 刘丽川. 民俗学和民俗旅游〔M〕. 上海:同济大学出版社,1990:1—5.
- 〔7〕 十三经注疏(下)〔M〕.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.
- 〔8〕 覃光广. 文化学辞典〔K〕. 北京: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,1988:285—286.
- 〔9〕 尹湛纳希. 青史演义(蒙古文)〔M〕.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79.
- 〔10〕 罗布桑却丹. 蒙古风俗鉴(蒙古文)〔M〕.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79:216.
- 〔11〕 呼伦贝尔盟文联. 呼伦贝尔民歌〔M〕.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84:31.

〔责任编辑 邹婧祎〕